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載記第一

通志一百八十六

前涼

張軌　寔　茂

駿　重華　耀靈

祚　玄靚　天錫

前趙

劉淵　和　聰

粲　曜　劉宣

陳元達

序

晉史曰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飧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敘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劉淵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

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暠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淵爲之禍首云

臣謹按魏史以張寔與乞伏氏同書李暠與沮渠氏

並例此舊史平心之論也唐人修晉史以本朝譜系之故尊顯李暠不使儕之僭偽編諸列傳曰涼武昭王至爲諱其名以字書之既而疑其獨異也則又取張軌世家列于其首使人不得議其私也軌以惠帝永寧初自散騎常侍征西軍司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奉王命爲方伯掛名列傳猶之可也然自中州覆沒子孫相承九主七十六年不稟江東正朔謂非僭國可乎李暠遭呂氏崩離盜割其壤建年立號鴟峙一方稽之於時蓋去中興已八十四年彼豈知建業復有典午氏宗祊邪雖嘗奉表歸誠不過仗名義崛彊自立耳非眞欲延首萬里受人羈縻也張氏之先委質王庭且不得立在列傳李暠特沮渠乞伏之雌者其得在列傳閒邪甚矣晉史之失也且其序載記也各以世次書張氏據河西李暠據敦煌則其姓字已參錯於扛鼎者之列而乃竄其傳於它卷中又自相戾已今依舊史所定以二涼歸之載記使以類比又自梁氏敗亡蕭詧稱制江陵歷魏周隋傳三主三十三年縣疣附贅不當閏位故亦繼載記後云

前涼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爲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火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城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歐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

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
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後永興中鮮
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
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
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
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
謂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
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梁雙闕
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東

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
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春
秋之義諸侯相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氾瑗率衆討之先遺稚書諭以禍福稚得書而
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
賜劒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矣
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
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
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

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
參賢慙悔自相和釋執皆祭其墓而旌其後永興中鮮
卑若羅拔能皆爲寇執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
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
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
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
謂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羊門相
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案雙闕
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東
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執少府司馬楊歛言於
執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春
秋之義諸侯相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執從焉遣
中督護氾瑗率衆討之先遣稚書諭以禍福稚得書而
降執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執以帝所
賜劒謂執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矣
俄而王彌寇洛陽執遣北宮純張纂馬鮪陰濬等率州
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鳩茗寇賊消鳩茗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

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吳至軌遣使貢獻不廢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具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illegible]駝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恒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

使當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蹌折鎮檄排閤入
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
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
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表請留
軌軌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
令狐亞前喻鎮鎮懼委罪於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
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
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貟宋配
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

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
浩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齠遣治中張閬送義
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
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
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
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
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
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毤布三萬匹帝遣使
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

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
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
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
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
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
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
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
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
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

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
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
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
太子遣使拜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
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
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裴
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
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
固辭左司馬竇濤力勸受命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

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勸寔悉徙其黨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爲世子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illegible]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求言

賊曹佐高昌隗瑾言刑政小
心則羣僚畏威面從雖賞
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
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
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
劉曜密遣黃門郎史淑侍
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
運宴以太子蒙塵中讓不
宴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
宜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
金終無言也宴納之增位
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
通長安宴遣將軍王該率
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
史玉冲齎詔授宴大都督
且命挾贊琅邪王共濟艱
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
先鋒擊劉曜宴以肅年老

弗許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憤而卒宴知劉曜逼遷大
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
軍張閻前鋒督護陰預步
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
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
且內不和親安能服物今
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
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
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
發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

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瑛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來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邑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臭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授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

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寔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

赦其境内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闕
曽夜叩門呼曰武公遺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
姑臧令辛巖以曽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曽稱先
公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舫諫曰今世難未夷唯
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
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
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
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
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
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
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剌舉近才不惟家國大
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
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
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
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據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
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
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

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
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
二旬不退若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
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
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
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
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止之茂曰王公設險
武夫重閉達人之至戒也亡兄恒然委身於物直以危
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

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紹無以對茂雅
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
土先是謠曰寧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
豪右畏迹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
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璞手泣曰
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華夏
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
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二下欲保完一門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

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猶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讓羣僚于閑豫堂公卿賓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

慶諫曰昔周武廻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辛晏父子安忍凶狂云可立待願且旋師以俟後舉駿納之遣參軍王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鄯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二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

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威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而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厥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

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
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
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
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
險阻路遥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
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
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殿下子物之謂邪駿
悅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
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

貞爲貞所聚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
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
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
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
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朞親不得在朝今盡聽
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
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
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
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

極言國嗣不可久曠駿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
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
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氐
楊初淳因說曰南氐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
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
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
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
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
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

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
誠者以陛下義矜勠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
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
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
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
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
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
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
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

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
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亦不來雖有
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
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
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
良未能雪大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冥忘食枕戈
待旦以琅邪中興仁東故萬里冀戴將成桓文之事何
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
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

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遍表徵
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黃
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
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
法不行矣駿舜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
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
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
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
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

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
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窴王並
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
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
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
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
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
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
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

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
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
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
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
姑臧使聘於李雄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
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
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
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
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

衛石門候和澹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彊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裒薄賑貸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裒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

為鄉導時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版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言雜勒既死人懷反正石虎李期纂逆相繼臣願率秦隴突騎吞噬遺羯乞勑司空鑒征

西亮汎舟江沔使首尾俱發自後駿遣使多爲石虎所
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
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
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
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
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
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
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
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虎使
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
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
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司馬張躭言彊寇在
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
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
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
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

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
擊秋引師出滹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
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
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石虎又令麻秋進陷大
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
誘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倫生於世於是先殺妻
子自刎而死俄而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
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官
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尉張瑤從之固守大城秋
率衆八萬圍壍數重雲梯衝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
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石虎復遣其將劉寧等率
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
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瑤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
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瑤義李嘉以徇燒
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
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

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又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石虎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桓宰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護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輜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綃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入樓左戰帥李偉勸艾棄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進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illegible]單乃退艾乘勝奔擊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黯俘擒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穀之任殿下吾中作鎮授以筭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

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
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
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
河南艾還討叛虜斯骨眞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
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
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以書入諫其辭切直重華覽
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
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
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

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
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
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士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
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言石虎自斃
遺燼游魂亡可立待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
速平蕩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
俟聖朝大舉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
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
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弈世忠於晉室而不

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
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
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
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
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
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
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
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埽趙魏脩復舊都
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
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
賜左右徵事索振切諫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
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
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
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

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儛八佾置百官下書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五十餘載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今陛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遽行革命之事自

尊一隅負乘致寇臣竊見其未可祚大怒斬之于闕下
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大尉桓
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
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
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
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
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
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
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

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
矣祚大怒以鸞訞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
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
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
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
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
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璹等懼罪
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
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

言張祚無道我兄大事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
祚衆披散璠嵩率衆入城祚案劒殿上大呼令左右死
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鬬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
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墓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冥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
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
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
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
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衙

綝又據二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綝以兄珪在
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
人郭劬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劬曰張氏應
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
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綝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
馬基背瓘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
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吾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
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
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

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沖性又

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沖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illegible]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不從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而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

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冑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illegible]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illegible]曰大弈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illegible]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illegible]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illegible]刑牲卒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參

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刀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刀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刀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仿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

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二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逼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畝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以爲散騎常侍在員外又詔復其先爵西平郡公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勵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嘗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前趙

劉淵字元海[illegible]宗
女爲公主以妻冒頓[illegible]姓劉氏
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illegible]王比自立爲
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illegible]單于所徙庭
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
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
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
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

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
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祈南部居
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
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
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
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
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
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
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

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淵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齓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須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淵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淵容儀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

曰臣觀劉淵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鞭其衆不足
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
下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
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
淵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
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
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淵若能平涼州斬檀
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
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淵饑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
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閒因之而進深
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
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凄然坐者爲之
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
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
淵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
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
曰渾言是也會鮑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

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雋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揚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

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六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

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雨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銳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遇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

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柰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illegible]

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illegible]年淵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淵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淵遣其虎

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淵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剋殄彊楚者也

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淵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淵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

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
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
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
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淵光
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
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
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
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
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

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
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劉曜劉景等
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
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賁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
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退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
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
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
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
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

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因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干脩之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

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

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
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
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勿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
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
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紀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
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令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
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
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

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
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
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
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刺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
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皆首通衢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
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曰此吉徵也慎勿
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
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

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
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
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
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
太守郭頤辟爲主簿舉爲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
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蒙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
爲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郭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
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爲北單于立

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太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
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
卿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
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
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
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光興尊淵妻單氏曰皇太
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
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
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

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
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illegible]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一百餘
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
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
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
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
尊母爲皇太后署其衛[illegible]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
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
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

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
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
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
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
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
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
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
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
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

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
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
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
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
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
散騎常侍杜騫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
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
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
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殊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

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
等殺彌於已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
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
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
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
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
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
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

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白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

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
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
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
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
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
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
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
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

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珝輒
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
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
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
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
以燭繼晝中軍王彰切諫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
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
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
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

皆免冠涕泣固諫聰於是赦彰魏特等圍長安劉曜連
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
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敦默于懷城祗病卒城
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
粹皆給事中以其忠於主也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
于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
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
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真頭遂如常山粲曜入
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

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
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衆
六萬至于狼猛曜又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
身被七創討虜傳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王之極人
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
不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
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
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

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成之而還正
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
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
遂殺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内
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鵷儀
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父
母之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天用剿絶其命乃眷皇
漢與民息肩人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
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紈重逆羣臣之
請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
昭德温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
以來列珍二京不世之寇内興殿觀四十餘所兵疲於
外人怨於内爲民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鸑儀
以臣觀之尤實非宜昔太宗承高祖之業天下殷富尚
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今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
地耳戰守之備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
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
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

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詈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媿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虎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

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郡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

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
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
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
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
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
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
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
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

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
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
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
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
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
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
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
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
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

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宋紀爲大司空
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
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
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
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
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
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
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

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
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
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
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
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
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
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
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
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

還也於是曜歸蒲阪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
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
[illegible]為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
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
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
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
太師靈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
為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
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

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
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
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
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
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
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
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
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乂
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

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和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

詔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皐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

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二日而聲
向右司隸辛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
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
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
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
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
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
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
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

[illegible]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聰
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咨中
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
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
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
數[illegible]三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
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衣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
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

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二日而聲
向右司隸辛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
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
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
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
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
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
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
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

[illegible]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聰
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咨中
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
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
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
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
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
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

郭徛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禽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猶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

王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夫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荅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

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
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
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
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
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
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
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
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
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太

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
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柰何一旦先誅忠良
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
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
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
宣露乞垂昊天之澤廻霧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
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
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
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

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主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況等乃勸常伯之位矯詔旨欺誣日月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況等之由願陛下割斷凶醜免況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況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寵之況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埽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往言恒然鄉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繫繫盛稱況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況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敢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

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

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崐崘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已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

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先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衷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

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蘄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蘄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蘄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門閤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兵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楊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

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毋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於淫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

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
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
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
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
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
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
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
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爲國患
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

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
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
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
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
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內而葬徵
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
劉驥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
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
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

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

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
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
嵇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幷其兄極前殿下使甲士
執縶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淵
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
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
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嵇康攻滅之準
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羯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
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
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
劉曜字永明劉淵之族子也一
有奇度年八歲從淵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
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
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
目有赤光須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
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意章句善屬文工草隸
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
書略皆閑誦常輕傷吳鄧而貝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

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弱
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
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
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
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
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劒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
而變爲五色淵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
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
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

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
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
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
掎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
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
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
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
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
發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

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
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
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
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
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
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死使劉雅迎母胡
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
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
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

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安
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
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因
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
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
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
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
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

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勑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揚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illegible]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震威宋恕降於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須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

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

[illegible]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放之於是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雖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綱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

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
悅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
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
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
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
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
壁下權渠率衆距戰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
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
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壁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

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
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
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
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壘而
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
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
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彊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
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illegible]遂下書襃贈新贈

大司徒烈愍公崔岳爲[illegible]侍中大司[illegible]東公中
書令曹恂爲大司空南郡公公子洗馬劉綏爲左光祿
大夫平昌公晉陽太守王忠爲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
散騎常侍仍令有司致防岳等子孫授以茅土初曜之
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
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
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
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
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雖有大急不過解印鈒[illegible]

卿俱去耳吾既[illegible]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
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
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
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字神調命
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
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二十五已
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
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

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
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
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
曰臣伏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
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
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
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
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
舉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

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
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
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
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
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
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
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
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囧然於前
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悉停壽陵制度一依霸陵之

法封豫爲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省酆水囿以與貧户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土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贍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illegible]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

[illegible]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

比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憂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中士五千隨[illegible]及隴右萬餘户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病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廣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蕃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

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熙趙罕襲阿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

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廻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

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大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

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
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
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
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瓦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
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
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停斬萬餘安馳還赴救
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
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
隴城大雨霖霪曜公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
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
劉寵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
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前
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
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
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
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
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

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乘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嵠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壯士同心肝驪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驪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揚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悉下並各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

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
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
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
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今受制稱藩吾
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
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
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千人及諸珍寶
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
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

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illegible]西域
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illegible]遣[illegible]其[illegible]
及妻[illegible]九十[illegible]敵以陣安[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之獲其輜重[illegible]女[illegible]千[illegible]
人[illegible]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illegible]州刺
史[illegible]侍中都督中外諸軍[illegible]進[illegible]山
王[illegible]子胤沒于黑匿郁鞠[illegible]至[illegible]
言[illegible]馬遣子送之曜對胤[illegible]慟[illegible]
忠款[illegible]常任忠義大將軍左[illegible]王[illegible]

孫[illegible]次[illegible]年十歲身[illegible]七[illegible]丁眉[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豈同義眞乎[illegible]應[illegible]
[illegible]聰於是封儉爲[illegible]爲
[illegible]世子[illegible]流贊殊荒一[illegible]骨[illegible]
[illegible]身長八[illegible]身[illegible]力善射驍[illegible]如風雲曜
固以重之[illegible]意焉曜於是[illegible]謂羣下曰義[illegible]
謂歲寒而不凋[illegible]而不緇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illegible]
沖幼孺[illegible]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朕欲遠追周文[illegible]
[illegible]光武於諸卿意何[illegible]太傅呼[illegible]晏等皆贊[illegible]爲然

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昔周文以未建之前
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
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
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
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
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
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
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熈而立臣
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

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

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
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
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
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虎率步騎四萬
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
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塹柵列圍遏絶内外岳衆饑甚殺
馬食之虎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虎率騎三
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虎將石忿于八特坂曜次于
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

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
并氐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
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卻馬生牛
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
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
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
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
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
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

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
下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
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
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
太尉録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
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
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
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
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録尚書

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皚女芳
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
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
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
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
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
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雖太史令任義進曰三
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
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

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躋而行眞不出疆也東井秦
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
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
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
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
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
千餘户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
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
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
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
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
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
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虎率衆
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
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
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
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
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

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

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兵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虎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

而敗始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

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劉淵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淵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

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
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爲
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爲
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
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
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
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大悅在位忠謇屢
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
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
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
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
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所謗是以三代之亡也
忽然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
之弊近榜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
死也人盡冤之

載記卷第一

通志一百八十六